一条江水一座城

□ 北 雁

黑漶江自北而来。这是澜沧江水系最大的支流，亦是洱源西片最大的河流。然而到了此刻，它却收敛起一贯的奔走气势，在离江大约两百米的半山公路上，我仅只看到它驯服的流淌。

于是江水被挤窄成了一条带子，在宽敞的沙石滩面忽东忽西，形成一个个美妙的“S”形状。时不时会有几头悠闲的水牛撞进视野，或是留在江心悠然不动，留出半个牛身，或是成群结队顺着江水慢步行走，谁也不知道它们去向何方。此时山势起伏，公路被挤到江边，在急行的车上，我能清楚地看到泥滩上轰响的采砂机，甚至还有人脱下裤子举在头顶，如同水牛一般渡过江面，缓缓走到对岸又穿上裤子继续前行。但很显然，也许就在此后不久的雨季，流水和砂石就会重新占领那些空旷地带。

弯弯曲曲的江水紧随山势环转，隔断了西岸陡险峭的青山，却把东岸的山线衬托得十分平缓。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车下面的半山公路似乎已和对岸山头撞到一起，借着惯性，我想只需一抬脚，就能跨到那边山头，但忽然一个大弯过后重新调转车头，却发觉自己又远离江心，被长长一坡梯地隔断。说实在的我有点喜欢这样的梯地，带着几分岁月原初和亘古的粗粝，弯转如刀，亦如弦月，缓缓伸延，一直连至江边。视野也就变得开阔起来，白墙青瓦，村庄柴门，荆条绿树，炊烟的袅袅，飘散着家的味道。田野深处，那是弯腰割麦的妹子，轻风一过，送来阵阵甜香。犁地的水牛，荡过白花花的水田。青青的秧苗，泛着嫩嫩的油光。

村庄，田野，梯地，这样的交替中常也会遇见一道道流水，便让山地变得高低起落，障眼法一般隐匿着前方的神秘。但我可以暂时停下远眺，在汽车减速时听一听山涧的水声流响，再目送它流出山谷，从切断梯地或是村庄的曲线里一直流向江心。回过头再来看它的源处，只见云天之上忽然一线亮白，顿时让人觉得这高山流水真就是一把壮美无比的竖琴。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意境中到达乔后的。当然说它是一座城，似乎有些夸大其词。因为它只不过是洱源西部崇山之中的一个镇子。但绵绵四十里河谷，人烟稀少的黑漶江畔，乔后似乎真有些高楼林立，在当地人眼里就无外乎一座小城。

然而步入小城，我却喜欢城中的那种宁静与优雅。路有些窄，房也有些低矮，但是这样最好，可以暂时地抛开如今城市无一例外的拥堵、尾气和喧吵。其实走遍天涯，我们何尝不是在寻找这样一种恬静与淡然。

街道很快就到尽头，前面是一条河。那我们就顺着河走。但在这里，我想它照样还是一根欢快的琴弦。河边也有行人，但我似乎就只听到水的流声。它同样发源于眼前这座高陡的罗坪山，此时直面于它，除了自己的渺小，还感到了自然的伟大。而山间的翠色更是让我有些着迷，葱郁之中夹杂着一团团浅黄和斑白，我知道那是开得正艳的野花，这种惹眼的翠色，的确感动了我一贯干燥的视觉神经。

老街很快到了，此时溪水远去，能听到的就是屋顶喳喳鸣叫的瓦雀。是这些瓦雀提醒了我，石板路，瓦屋顶，包括那些木面门窗和低矮的土墙，在这个时代，这些古老的元素已和我们渐行渐远。但在偏居一隅的乔后，你还能在这个古旧的氛围中，找回那些早已变得稀缺的旧日时光。

间或还会发现一两条悠远的小巷，窄窄的，恰好就在我的相机镜头里构成一个个唯美的画面。我就是在这样的行走中发现了一座大门，确切地说应该是个两进的门庭，就是在走进第一道大门后再经过一个小天井，还有一座气势巍然的大门。大理白族素来重视自己的起居住所，归而结之，这甚至是一种人生高度的一种写照。流连之间，我竟对这山重水阻的河谷地生发出一种膜拜之感。

老街的确有些偏僻和冷清。夕阳下，几家铺面早已经关张。但有一家是开着的，当然好几家似乎都开着门，主人就坐在里面的沙发上吃饭，或者喝茶，慢条斯理的感觉真是很好。然而我走进这家裁缝店，是想为我即将七岁的女儿选一件生日礼物，那些花花绿绿的裙子着实好看。乔后民族众多，白彝汉回，还有傈僳，都能歌善舞，遇上节庆，这里就是歌山舞海。遗憾的是我却找不到女儿合身的衣服。

即将走出老街，我看到沿街的老墙根下有几位谝闲的白族老人，我连忙举起相机拍照，不想就被她们发现了，但她们不介意，不急不慢地直直身子，拉拉衣襟，这种坦然，与我在云南许多村落走访时遇到的羞怯大不一样。我突然想到，乔后的食盐开采已近700年历史，《洱源县志》有载：“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上井（今乔后井）发现卤水，当地农民即挖井汲卤煮盐。”及至现在，乔后一直都是滇西著名的盐都。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即便那些老迈之人，都有他异乎常人的见识与气度。

灯 塔

□ 李 文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像一座灯塔，指引我们前行…… ——题记

那是黑暗迷茫之中
明亮闪烁的星星
在她的注视指引下
昂扬的生命在奋然前行
虽饱经风箭霜刀
惊涛骇浪
然生命无悔

斩断所有归路
明亮的灯塔
依旧在不远处 目光
始终坚定地投向前方
面对一次又一次
困苦与孤独
升腾起更强烈的愿望
孕育着新一轮曙光

高高的灯塔
默守在黑夜的弯道
永远为世人指点迷津

纪念馆里的马灯

□ 陆向荣

1936年4月17日至26日，由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率领的红六军团长征过大理，经过了宾川县的新庄村。 ——题记

一盏马灯
就是一段沉重的历史
灯芯里放出的光芒
照亮一幅破旧的地图
照亮镰刀与斧头
照亮1936年的新庄村
那个乌云密布的夜

就是在这盏马灯下
火坑里的柴火越燃越旺
屋檐下的鸡叫了三遍
小米加步枪红色队伍
彻夜不眠
把一支红色的箭头
插向州城敌人的心脏

80多年了
在新庄红军长征纪念馆
一盏马灯
就这样亮着
直到2017年的端午
我感觉它发出的光
比正午的阳光
还要耀眼

我的比苏

□ 杨政业

我的故乡是云龙，
古老的名字叫比苏。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丝绸之路织锦绣。
昨天的传说像壶酒，
汉武大帝拓疆土。
山间铃响那云卷云舒，
澜沧江的水呀日夜流。
大江东去，涛声依旧，
好一幅绚丽的画图。
啊，啊哟——
我的比苏，我的父母，
我的梦想在心中。

我的故乡是云龙，
古老的名字叫比苏。
千秋明月照雄关，
一带一路织锦绣。
今天的故事酿新酒，
五星红旗飘乐土。
唱起山歌那云卷云舒，
沘江的水呀不停地流。
大江东去，涛声依旧，
好一幅壮丽的画图。
啊，啊哟——
我的比苏，我的父母，
我的乡愁在心中。

乡愁大理

故乡三题

□ 杨树兴

山水

凸起的肌肉是故乡的群山。

奔流的血脉是故乡的江河。

在那高高的山坡上，一串串牛铃般叮咚脆响的日子，随风长成一棵棵挺拔的翠竹，漫漫岁月烈日冰霜，没有倒伏没有枯萎。

在那清澈的小河中，一溜溜小鸭戏水样快活的日子，浸泡成一粒粒洁白的鹅卵石，岁月悠悠山洪汹涌没有破碎没有污染。

啊，故乡的群山隆起成我的肌肉。

故乡的江河奔流成我的血脉。

故乡山水哟，遗传给我水的柔情岩石的坚劲。

云

望着云彩，思念故乡……

啊，那就是村边的老槐树，密密的绿叶，串串的白花。树上，叠印着我爬上爬下的少年。

那就是树后成熟的稻田，顺山而上，像一块块金砖铺砌的天梯。田里，珍藏着我捉泥鳅的喜悦。

那就是村前悠悠的小溪，蜿蜒地流向青山外。水中，浸泡着我清凉的记忆。

那就是我年迈的母亲，站在村头久久地凝望。身边，放着满篮青草。

那就是我瘦弱的父亲，挑着沉重的柴火，艰难地跋涉在坎坷的山道上。夕阳，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

那就是我年轻的妹妹，在晚霞染红的小溪边洗涤青丝般的长发，发丝儿随着晶亮的流水漂呀漂。

啊，思念故乡，望着云彩。

云哟，灵性的云，你驮着我浓重的乡情，回到遥远的故乡去吧。

路

我又踏上故乡的路了。

一条弯弯曲曲的贫穷的小路哟，飘忽在我遥远的记忆里。

那是一条妈妈拉着我采野菜的小路，那是一条父亲领着我砍柴卖的小路，那是一条我骑着牛儿走向青草地的小路，那是一条我去溪边挑水摘片柳叶儿当笛吹的小路。

我又踏上故乡的路了。

一条用富裕重新铺砌的大路哟，阔气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我的父兄们用几十年的岁月铺成的，这是我的姐妹们用彩虹的憧憬铺成的，这是古老山村历史的新一页，这是写在巍蒙大地上的新时代的一行抒情诗！

啊，故乡路，我真不认识你了，你还认识我吗？

我独自走到清澈的溪水边，摘一片尖尖的柳叶，轻轻地吹一支儿时的歌……

天光云影苍洱秀 段建勇 摄

藤 桥

□ 李维丽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廊桥、藤桥、石拱桥、铁链桥……在素有“桥梁的博物馆”美称的云南省云龙县，你都可以看到。

其中最特别的藤桥，这是一种远古时期即流传下来的原始质朴的过渡工具，古人称之为“笮”，由野葡萄藤编织而成，如今在云龙县白石镇境内依然有保存完好的藤桥。

夏天的藤桥绿色的，它静静地卧在沘江上，桥的两头固定在两棵很大的柳树上，桥身全是藤子编织而成，用一块结实的木板做桥面，藤子就绕着这块木板编织，看着有些杂乱纠缠在一起的藤子，其实它的缠绕是有次序，也是特别有道理的，只有这样，藤子才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才可以很结实地固定桥身。

从大山深处取来的藤子，在沘江上，却有它不一样的美。在大山里，藤条是所有植物中最为特别的，它就只是静静地爬在山坡上，或挂在树枝上，足以让人一见倾心，更别说把它从大山深处采摘来，用双手一根根拧在一起，一组组编织，把它缠在木梁、木块上，搭建成桥，是大山的智慧，大山的灵气，把这些普通的藤子变成智慧的结晶。最先做成这藤桥的先人一定不会知道，这简单的藤桥在今天成了小城云龙桥梁史上的创举，是小城云龙人智慧勤劳的象征，是小城云龙人和我这样的人爱的坚守。

在过去，生活在沘江两岸的人们，多以放牧、赶马为生，冬天河水特别地冷，冻彻肌肤。在那个物资极具缺乏的年代，一年四季，为了保护脚不受寒气，避免老了落下一身的风湿病，也为好好的留有一双舒适的鞋子，可以把一双鞋穿得更远些，在沘江上就出现这些神奇的桥梁。在没有桥梁的年代，两岸的人民通过摆渡、吊索来实现从此岸到彼岸，走出大山。而藤桥也是在岁月的长河里这样应运而生，据说，藤桥上是不过牲畜的，牲畜过河，藤桥是赶马人，来来往往的商人过的，为此藤桥很好地保存下来，时至今日还发挥它的作用。

藤子的寿命比不过木头、石头、钢筋水泥，所以每隔3、4年就要更换藤子，这时村子里的男丁就会背起篮子，带上镰刀，走上几十公里的路，去大山深处找藤子，家里的女主人就在家里准备晚餐。传说在过去，上山找藤条的男子，要是在别的村庄里看到心仪的姑娘，就会把最好的藤子送给女孩，当是定情的信物，寓意着一辈子两人将会缠绵在一起，他们的爱情也会像藤子一样牢固和美好。也是传说，恋爱的女孩会约上男孩去走藤桥。这些都只是传说，可我相信与这座藤桥有关的爱恋一如沘江和沘江上的桥那样相依相偎，厮守一生。

轻轻地走上藤桥，从那些藤子编织留下的四方形、长方形、菱形、三角形的小孔里，我看到藤桥里的沘江，这时的沘江不再是流动的线条，而成一个五光十色的小小湖，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阳光也附和着桥摇晃起来，落在沘江上的阳光也摇晃起来，波光粼粼。沘江也在摇晃。我走在上面有些害怕，每走一步都格外的小心，担心一不小心就跌入那一片湖。

早饭是在一家叫藤桥农庄吃的，野生菌火锅，吃得不多，除了记住藤桥，还记住这里的味道。匆匆吃过早饭，我又去走了趟藤桥，有几位老伯在柳树下聊天，我想他们和我一样爱着这座桥，第二次走藤桥少了刚开始的害怕。

此岸，彼岸，因为一座藤桥，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父爱如歌

□ 徐丽华

世上有一种爱如千丈山崖上的常青藤，永不枯萎。世上有一种爱如苍茫大海中的罗盘，指明方向。这种爱，伟岸如青山，圣洁如冰雪，温暖如骄阳，宽广如江海，一生一世长留心间，这，就是父爱。

父亲，从来不会把爱字挂在嘴边，却在我们离他渐行渐远的时候把所有的温柔与善良给了我们。他默默承受炙热生活的残酷与颠簸，为我们撑起一方安逸舒适的天空。他厚实的肩膀背负着一生的艰辛和劳累，给我们留下一片温热。他不善言辞，寡言少语，但总在无言中用行动为我们遮风挡雨、为我们成长护航，他永远把我们视为掌心里最珍贵的瑰宝，紧紧地握着，细心地呵护着，温柔地爱抚着，用那双粗糙的手为我们缝补悲伤，一针一线，在时光的针脚里，串起密密麻麻的思念与牵挂。

父亲是天，给了我们广阔的天空让我们自由飞翔。父亲是地，给了我们沃土营养我们茁壮成长。父亲是目光，激励我们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父亲是高山，护着我们在暴风骤雨中顶天立地。父亲是大河，载着我们到中流击水乘风破浪。当我们朦胧时，父亲是一座大山，坐在他的肩头总能看到很远、很远。当我们懂事时，父亲是一棵倔强的弯松，用他那略带弧度的背为我们撑起一片幸福的蓝天。当我们成熟时，父亲是一首深邃哀婉的诗，只能默默地品读。

父亲是条河，流转着岁月，诉说人世的沧桑。父亲是片海，擎起了太阳，放飞天空的翅膀。父亲是座山，坚韧起脊梁，挺拔大地的芬芳。

世界上最结实的墙，是父亲的背。最隐形的爱，是父亲的爱。最宽广的海，是父亲的胸怀。

父爱，一半是隐忍，一半是深沉。

父爱，平淡如水，浓烈如酒。

父爱，隽永如风，安稳如山。

父爱深沉，含蓄，内敛，重如高山，深如大海。正如高尔基所说：“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我们就读懂了整个人生！”

父爱如伞，为我们遮风挡雨。父爱如雨，为我们濯洗心灵。父爱如路，伴我们走完人生。恐惧时，父爱是一块踏脚的石。黑暗时，父爱是一盏照明的灯。枯竭时，父爱是一泓生命的泉。努力时，父爱是精神上的支柱。成功时，父爱是鼓励和警钟。

父爱是北斗，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能让我们辨明方向。父爱是一道光辉，让我们的心灵即使濒临黑暗也能看见光明。

父爱是一首诗，虽然每行文字都是那么朴素、通俗，但细细品读，体会到的是高贵、博大、哲理。

父爱像白酒，辛辣而热烈，让人醉在其中。父爱像咖啡，苦涩而醇香，让人为之振奋。父爱像茶，平淡而亲切，让人自然清新。父爱像篝火，给人温暖却令人生畏，让人激奋自己。纵使是丹青高手，也难以勾勒出父亲坚挺的脊梁。即使是文学泰斗，也难以刻画尽父亲的厚重与深沉。就算是海纳百川，也难以包罗尽父亲对儿女无私的爱。父爱是春雨，是夏风，是秋月，是冬阳，是时刻萦绕心间血浓于水的惦念和不忘。

父爱是一首温婉的歌，是一首时刻萦绕在耳边宛如“又绿江南岸”的春风，悄无声息，又如“随风潜入夜”的春雨，润物无声，在心中久久畅漾的歌。

小说连载

野鸡坪的狐狸 ⑳

□ 杨保中

母狐狸怀孕之后身体沉重，乳头和有孕的肚子都垂到地上，哪能高速跑动？稍稍跑动，乳头乃至乳房因不断与地面摩擦而痛得厉害，即使当妈妈的不怕痛，肚子里的小狐狸却受不了大幅度的摆动，都痛得好像妈妈要将它们倒出来了……是的，白尾巴坚定地拒绝假雌儿帮助它，坚定而甜蜜地亲吻假雌儿的全身，不断地亲吻脖子和嘴巴这些神经反应最敏感的区域，要假雌儿相信，它有能力也有信心让假雌儿和它肚子里的小狐狸吃好吃饱。白尾巴都这样了，它假雌儿还能说什么，心酸酸地看着白尾巴蹒跚出猎，其结果两夫妻又得喝一天的西北风。

白尾巴心疼假雌儿，然而，它的能力很有限。

假雌儿是在白尾巴的坚决拒绝中，擅自决定要帮白尾巴一把。它答应白尾巴，决不会大幅度跑动，决不会伤到肚子里的孩子，白尾巴这才忧心忡忡地答应了。夫妻俩精心设计好追击与埋伏地点，精确到野兔突然转弯之时，假雌儿恰好突然迎面出现。假雌儿还真帮上大忙了，突然出现的它把野兔吓得够呛，白尾巴奋力纵身向前将野兔狠狠踹倒在地，它们收获了多日饥饿后的头一顿美餐。

然而，这仅仅是“通常”情况，不平常的状况是，野兔并不完全按两狐狸的设计行事，心焦气躁的假雌儿不得不在紧急关头，大幅度地晃动大肚皮，奋力地拦截企图逃窜的狡猾的野兔，这一来心酸的不是它而是白尾巴，见母狐狸不要命了，它这头公狐狸也豁出去了，于是，野鸡坪的坟地里便不时上演这样的大戏：

一只晃动大肚皮的母狐狸，气急败坏地发飙之时，另一只既心痛又无能的老狐狸，不得不撒开四腿，狂飙奋进……终于，眼看就要溜之大吉的野兔被重新控制，最终倒在四蹄乱踹的老狐狸脚下。当然了，许多时候，老天不长眼，母狐狸的大肚皮都晃得把里面的小狐狸快给倒出来了，老狐狸奋起直追，追得口吐白沫四肢发软……然而，它们的猎物终究从眼皮底下溜走。

老狐狸无能呵！

要是把速度能提高一点儿，那有多好！